



清明忙种麦

□周云文

1

清明，二十四节气中位列第五，是一个与关东农事最相契合的节气——清明忙种麦啊！清人富察敦崇在他的《燕京岁时记》中引《岁时百问》文曰：“万物生长此时，皆清静明洁，故为之清明。”在这儿暂且不问它的发端地物候间是怎样转换变化，可仅凭它那三候花信——桐花、麦花、柳花的相继绽放，可以想象那地方该是何等的春光灿烂……清明，每年如期而来，可在渔乡大安这儿，体肤上才稍有些暖风微醺的感觉。人们仍未脱下棉衣、棉鞋和棉帽，嫩江湾的柳尚未吐绿，只有向阳山坡才可见针一样青草芽影儿……

2

小时候，挂在乡亲们嘴边的一句话是：“人勤春来早！”真的，离春天还远呢，乡亲们早早地为春耕而忙碌起来。乡亲们把那些日子所忙的活计，称作“备耕”，即为春耕而做准备的意思。如此想来，这早来之春应是从乡亲们心里萌发。

正月里来，城里人还沉浸在年的氛围里呢，可乡亲们却打量着“春脖子”的长与短，开始谋划下年的农事了。“春脖子”——关东方言，也是乡亲们的口头语。而对“春脖子”长与短的判断，那也着实需用一番心思的。我老舅是个不识几个字的农民，从记事时起，他就当生产队长。每年“春脖子”的长与短，在他心里很重要。他要按“春脖子”的长短来安排备耕的活计，什么时候送粪、刨茬子，什么时候打垄、下种……这些书里都没有，一切都在他心里。那时，总感觉老舅对“春脖子”的判断很神秘，长大后他告诉我：“这要看打春是哪天。如果打春在春节后，天气暖得慢，这年的‘春脖子’就长；如果打春日在春节前，那‘春脖子’就短了。”至于打春在春节前的年份，“春脖子”怎个就短了？一番揣摩方有体会：原来乡亲们是这样对待打春的——打春阳气即开始回升，而春节前家家户户都在忙年，没人在意和理会。可春节一过，倏忽间天儿就大暖起来，暖得好像马上就大犁下地了。如此在忙年和过年的兴奋中，人们却疏忽了春的脚步，顿时手忙脚乱起来，于仓促间感觉春的短促。“春脖子”的长和短，都是乡亲们备春耕的时间参照。而这一切的忙碌，仿佛又都是为了清明而铺排……

3

虽说“清明忙种麦”，可这天到了，老舅和乡亲们那也得拿捏着点儿，在他们心里自是有个“小九九”——什么“二月清明麦在后，三月清明麦在前”，什么“二月清明麦在前，三月清明麦在后”等等的说法，若没资历，还真得让这“在前”“在后”把你绕晕了。

说真的，我也懵过，糊涂时任你怎样解释，就是转不过来那个弯儿，别不过来这个劲儿。而我的这个“弯”还真真是经两年种麦，才转过来的。两则农谚，那都是对种麦子的时间把握。第一则所云，仿佛说的是正常年景。原来这二月清明，田野还没怎么开化，犁不开沟，滤不了粪，更点不了种，这样播种时间只得往后错；而三月清明呢，田野又化得尺八深了，麦种下地更不行，落土太深，乡亲们叫它“小麦跳井”，即土上厚了，羸弱的麦苗拱不出来，因而这三月清明的播种时间就得往前赶。那“错后”与“前赶”都得多长时间为好？必是土地化一巴掌深，下面还是冻层，播种方正是时候。问老舅为什么？他只说小麦必须“种在冰上，收在火上”。没敢再问，心里一直糊涂着。

为我解开这个谜的，是原来从事过农业科普的好友陈国权。他曾科普道：“小麦是一种耐寒能力很强的早春作物，其幼苗期能忍受零下6℃至零下8℃的低温，而‘种在冰上，收在火上’是它的生物学特点。只要土壤温度达到2℃至4℃，土壤湿度在50%左右，春小麦种子就能发芽。”他还说：“清明，只是个种麦的时间参照，‘错后’与‘前赶’还得根据实际把握。”

而“二月清明麦在前，三月清明麦在后”，又该怎样理解呢？请教乡亲，人家笑答：“在咱们这岔儿，‘二月清明麦在前’，多指‘清明’落在闰二月的某一天，清明虽没到，可地就化够深了，这样小麦就得提前几天播种。而‘三月清明麦在后’多指正常年份，清明落在农历三月初，这时的地还没怎么开化，这样种麦的时间就得往后错。”

如此想来，这“清明忙种麦”，给人明示的仅是种麦的时间参考，具体适时播种还全在自己把握。

4

嫩江湾这儿种小麦，大都在午后开犁。中午人马稍作歇息，老舅却以敲响钟声的方式来催车把式套犁下地，这一犁下去，即是春播的开始……

那时，生产队种小麦都不多。麦收后，打下的麦子除上交国家的、留给来年种子的，剩下的才按人口分，每人十斤二十斤的，而这点麦子磨出来的面，那就是一家人一年守着的“细粮”了。过年过节蒸馒头、包饺子指着它，平日里来人烙饼、擀面条指着它，邻居家媳妇生孩子了，鸡蛋不凑手，三五斤白面也饱含情谊……就为了这些，老舅每年对种麦的事儿，那是十分动脑筋的。

中学毕业回乡劳动，我直接参加了1976年和1977年两年播种麦的活计。虽说都是种小麦，可两次经历的，却是两个播种

方法的承与转。

第一次种小麦，还延续着老祖宗大垄麦子的种法，它不是品牌，而是一种播种形式。待麦苗出齐，宽大的垄台儿长着麦子，垄沟、垄帮也都长满着绿油油的麦子……它的种法简单，下犁前先是由两个劳力用粪箕子先在垄沟均匀地滤一层猪圈套子粪，后面便是手拎柳编小筐斗的种人，他猫着腰把麦种均匀地撒在湿乎乎粪土上，后面便是老车把式拿着被折了翅子的小犁，将那垄台一分为二地蹬开，轻轻地为刚播下的麦子上敷土。随后即是二犁三犁……那是一犁挨一犁，一犁错后一犁地排开。每副犁杖都是一面在破垄，一面在敷土，一面又在合成新的麦垄。乡亲们把这种垄沟垄台分明的麦田叫大垄麦子。小麦芽子软，上土厚了，麦苗不易钻出来，因而，播完小麦时，队里都要派个“半拉子”，套一匹老实马拉个大拖子，再套挨垄地拖一遍。大垄麦子之所以延续多年，主要在于它保墒，也在下雨时它能留住雨水。

1977年，家乡实行了新的小麦播种法——大犁撒（方言读sǎ）。虽名曰大犁撒，其犁杖依然是个打了铤尖的小犁。开犁前仍是滤粪、撒种，接下来是头犁一面破垄一面敷土。而后各犁必须在前一犁新开的垄沟里滤粪撒种，如此一犁撵一犁，一犁贴一犁地播种。这时，滤粪的和点种的一会儿就摆起劲儿来，那真是一犁追一犁，飞扬起来的尘土像旋风一样南地北地卷……然而，这种播种方法，却与大垄麦子的敷土不尽相同，二犁以后各犁虽是为前一犁敷土，而这犁把子却要向外（右）倾斜个角度，使泛起的土要三分之二覆盖在前犁沟的右侧，既要把前犁播撒的麦种全部敷上土，还要犁出一道新垄沟来。因而，人们把这种一犁贴一犁的种麦法，叫大犁撒麦子。

大犁撒种麦子，通常有两种方式，一种叫“轮犁”式播种，另一种叫“撵犁”式播种。怎个是轮犁式？它以头犁为准，其余几副犁杖都依次排列，仍是一犁贴一犁，一犁错后一犁地播种……第一条垄到头，老把式就地向右来个360度大掉转，把犁杖紧贴来时那垄下犁，后面各犁也按次序掉转，仍是一面滤粪、撒种，一面犁沟一面再敷土……整个过程就是以第一犁为核心不停地转，这便是所谓的轮犁式耕种。

而撵犁种呢，它从地的一边开犁。老把式仍开犁，其余几副犁杖，仍是一犁错一犁地排开，一犁撵一犁地播种。到地头时，或是返播，或是贴播都由头犁定。大犁撒种出来的麦地，真个与大垄麦子不同，没垄沟垄台，那是平展展的一大片。而那泛起来的细泥片子，油黑锃亮，鲤鱼鳞一般，一层压一层地铺展着……大犁撒完后，还要用大拉子起池埂子。于是乎，平展展的麦地上，眨眼间变成韭菜池子式的池田了。用这种法子种出来的麦苗，很像是后来播种机播出来，一拌多宽的行距，一行行麦苗墨线打出来的一般笔直整齐。因它省地，特别是打成池子后，不但便利灌溉和追肥，也有利于增产，是那时最流行、也最提倡的小麦播种方法。离开家乡不久，种麦就普遍实行播种机直播了，而大垄麦子和大犁撒的法子，也就成了农耕文化而积淀下来，并悄然远去。

再后来，随着种植布局的调整，家乡这儿就成为国家黄金玉米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了。而“清明忙种麦”这档子农事，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行渐远……

5

传统种麦，虽在家乡中断了一个时期，可这些年来，一些乡愁深厚的人，在吃厌了超市的精白面后，又怀想起老白面的味道。于是，便有人在自家田地里间或地种一点小冰麦，本意是留着自家吃。可多余的了，免不了要送与亲戚邻居，人们一吃，那味道一下子就温暖人心。于是，便你家我家他家跟起了风来，你家这一条子，他家那一帮子，一下打破了夏日里玉米大地上的单调。

种小麦的多了，就有人看出了商机，于是学着外地人倡导走起了“合作化”道路，开始以小冰麦合作社的名义，组织一家一户，开始了小规模种植。可不要小觑这一家一户的星星点点，那可聚少成多。老家乐胜乡有位吴姓同学的侄子，最先摸透了人们的心思，看准了市场空当，便组织乡亲们开展零星小冰麦种植。一次，与那同学和他侄子邂逅在另一位同学家孩子的婚宴上，便同他聊起小冰麦合作社来。问其动机？他笑着说：“跟乡亲们一起挣点钱！”问效益，他谦虚地说：“每年还能挣几个钱。”一番闲聊，便感觉他的心计。他在外面打拼十来年，感觉家乡的小冰麦种植是个好商机，于是便回来干起了这行。一聊才知道，如今他的小冰麦合作社，已有一百多家社员，每年小麦种植都近万亩。一听说便觉得不简单，想想谁家的小麦不都种在井眼地上，绝对旱涝保丰收，这是优势啊。再者，别看每家种植面积都不大，可这小群体，却能汇聚成大规模。而他的做法，绝对是产加销一条龙农业产业化模式。他的面粉加工呢，更是一绝，竟是电动石磨磨出来的。无任何添加剂，味道纯正、色泽温暖，口感好又筋道，不但家乡人喜欢，一些大都市的人也都喜欢。为此，有人送他“笨面”的名，听上去虽土，可他却以土为“雅”，一下注册成功，又成了城乡人的追捧。

6

今天，清明虽照例忙种麦，可也真今非昔比了。谁家种麦子，得先与小冰麦合作社理事会打个招呼，人家来看看地块、井眼和配电，谈妥了签合同，剩下来你就安生地在家等着就是了。至于二月清明，还是三月清明，那都由人家把握了。现在播小麦，虽仍是拖拉机牵着播种机来播种，那也绝不同从前了，一切都电脑控制、GPS定位。只要输入面积，种子和用肥量也都一键显示。一台拖拉机，一名驾驶员轻松操作，每家转上几圈，一片麦子就播种完了。麦秋时，人家再来收割。一切完事儿，俩人加个微信，一个转账，一个接收，只听“嗞”的一声，你今年的麦钱到手，小冰麦没落地儿，没进家门就被人收走了。可自己还想吃这面，那你再跟人去买，这便是另一码事了。

以前种完麦子后，庄稼人都盼望来一场春雨。若无雨，来场春雪家乡人也都都要兴奋不已——“麦子下地盖床被，来年接着馒头睡”，想起来都美滋滋的。可如今，家乡人不再在乎那雨和雪了，一眼机电井搞定，啥都妥妥的了。喷灌、滴灌、大水漫灌，咋方便咋来，啥时需要啥时灌。今天庄稼人也大不同从前了，他们以数字取代了老舅那代人的经验，没谁再看老天爷的脸了——新农人的心性和嫩江水一样放纵……



湿地故人

□刘秀玲

站在南溪湿地，眼前浮现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：宽阔的水面上，莲花般的浮冰在游动，河水渐渐上涌，阳光细碎的光线洒在河面，熠熠生辉，因为过于耀眼，折返的景物于视野中有些模糊。

奔流的河水被桥一分为二，桥的另一侧游来许多水鸟，果然是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。几只野鸭拨开浮冰，三五成群地从桥的另一侧游来，转眼间载来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。

顺着河岸我追赶着河水，确切地说，是在追随一群群活泼欢快的野鸟。

比较之下，南溪湿地的其他光景收敛得静谧，同样安静的还有手持“长枪短炮”照相器材的摄影爱好者们。我钦佩他们对自然万物的了解，以及细致入微的洞察力。通常，他们“埋伏”在河岸的草丛间，或坐或立，弓腰，甚至单膝跪地，面向天空俯冲而下迁徙的候鸟，将它们翅膀翻飞的一瞬摄入镜头。

独自徜徉在南溪湿地公园，使我想起一位淡雅聪慧的女子，我们曾沿着伊通河岸相遇。

那是多年以前，恰逢春花烂漫时节，女人们围着一丛丛花树合影，花儿和女人们相拥，天空蝶飞蜂舞。

红粉花瓣缀满花枝，忽而轻轻摇曳。蓦然，透过花枝伸出一张白暂嫩好的面孔，她蹲在树下，调整相机的焦距，全神贯注于各种花朵。我们都是赏花人，互相对视一眼，不约而同地笑了。

春天落在花儿里，花儿住在她的镜头里。她说：“你好。我叫余渺，麻烦快拉我一把好吗？”我轻轻拨开花枝，她顺势小心翼翼地爬下树来，喃喃地说：“还好，没碰落花瓣。”

她背起大双肩包，纤细的手指拖着长镜头照相机，两件重物在她的前身后背，好像一朵出水莲般绰约的风姿。

她笑呵呵地指着太阳同我聊着光线与角度，我故作听懂的神态，随声附和，示意点头。这时，一位和她穿着同款情侣装的中年男子走来，他们牵起手，背影越来越长，消失在葳蕤的林间小路。

我不知道太阳的光线有多远，眼中装满满鲜花。

再次见到余渺，已是秋季，这是另一种巧合。

那天，我沿着南溪湿地公园徒步。伊通河水从未回头，围着城市不急不缓地流淌，摄影师们把镜头调转了方向。他们几乎把脸贴在树上，目不转睛地看，仿佛对着一场虚无，我只看见他们的侧影和参差不齐的树木，偶有褪色的叶子轻盈地打着旋儿落下来。

犹豫片刻，我走向一位女摄影师。只见她戴着一顶军绿色大檐帽子，帽子上覆一条焦糖色丝巾。秋天的落叶，稍有摩擦便是夸张的响动，我控制不了脚下的声音，更担心中女摄影师怨我干扰她的拍摄工作。环顾四周，左右挪动几步，她和几位摄影师各蹲守一棵大树，不停地按动照相机快门。女摄影师推推背包，从造型独特、典雅、实用的双肩背包上，我认出它的主人。

“哈，是余渺吗？”

她立即回转身，目光里流露久别重逢的喜悦神情。然后，我们开始了攀谈。她拿出相册，给我翻看拍摄的一组摄影作品，南溪湿地不同季节的景物尽在其中。出于好奇，我向她问她在树上拍的是什么风景？

结果谜底出乎意料，原来她是在拍摄“金蝉脱壳”的整个过程。我的目光从树梢梳理到树根，仔细观察，果然发现漆黑粗糙的树干上，挂着一只轻飘飘的蝉皮。

翌年夏日，我又来到南溪湿地。时间正当午时，太阳火辣辣地炙烤大地。伊通河的上空飘着一只巨型风筝，蔚蓝的天空点缀几朵白云，拉着彩带的风筝映照下的河水更加生动活泼。

天气燥热，整个湿地上几乎没有游客。我疾步到水上观景亭，踩着浮桥站在水中央，水波仿佛伸手可及，但见微风徐徐吹来，白鹭展翅与风起舞。水草茂密，碧绿中更显现出红、粉、紫色小花的耀眼。随着一阵脚步声，眼前出现一个面容白皙的中年男子，我认出他是余渺的伴侣。

男子走进凉亭，坐在长椅上，低头摆弄手中的相机。我依着栏杆顾盼着，期待余渺的到来。良久，他抬起头环顾四周，发现了我的存在，我趁机插话：“余渺和您是一起的吧，她怎么没来呢？”

他说：“没了，上个星期走的。”

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我甚至没有打听余渺离世的原因和细节，就仓皇地离开了凉亭。

走出凉亭，拐角处是一幢花溪房，白色的房子上写着一行字：“我只能爱你一生一世，可这座我种下的花园，他们的生命足够穿越宇宙，伴你永生永世。——莫奈。”

回头遥望浮桥上的男子，他和余渺的花园在相机里成为永恒的定格。

行者笔记



木刻 赵宗彪作